

接着,他针对王叔和将《内经》的论述理解成伏气温病,认为是误解,表明自己反对伏气之说。他精于经学,用训诂的方法证明,“冬不藏精,春必病温”,指某一年冬天太热,人们汗液外泄,损伤正气,至春天容易感邪而患温病,而不是温邪伏于少阴,至春而发。“冬伤于寒,春必病温”,同样,通过训诂,他认为此句当理解为,某一年冬天太冷,春来必暴热,人们易患温病,并无所谓伏气。

既然无所谓伏气,就应该认定《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所说的“温病始于太阳”是对的。

论吴鞠通温病条辨

自轩岐内经以来,各家著述,发明医理者,代不乏人。虽温凉各有所偏,如李东垣主脾胃,多用温燥;朱丹溪谓阳常有余,则多用滋降。要皆以己所独见,补前人之缺失,夫岂不足导后之学者哉。

以予观吴鞠通绪论,可异焉。夫诊断之学,先辨六经,发原于轩岐,表彰于仲景,是故见背毛洒淅,头项腰背强痛,而知其病在太阳。见发热汗出胃家实,而知其病在阳明。见咽干口苦目眩,而知其病在少阳。见脉象微细但欲寐者,而知其病在少阴。见腹满而吐,自利腹痛者,而知其病在太阴。见消渴气上撞心,饥不欲食,食则吐蛔者,而知其病在厥阴。今鞠通之书,重要方治,大率原本《伤寒》《金匱》,而论断大纲,乃变乱六经而主三焦,使近世以来医家,不复能读仲景书,不得谓非鞠通之罪也。

三焦特十二经之一耳,鞠通乃以肺与心为上焦,脾胃为中焦,肾膀胱大小肠为下焦,其说已背经旨。《内经》云:三焦者决渎之官。水道出焉。又曰:下焦者,络肾属膀胱,别于回肠而渗入焉。近世西医谓之输尿管,按之《内经》下焦如渎之旨,正自相合。虽上中二焦,经无明文,要必实有其部位。如近世唐容川所言,其不可以脏腑当之也明矣。

《内经》云:善治病者治皮毛,故仲景《伤寒论》于太阳篇为独详。有不备者,复散见于《金匱》。诚以六淫之邪,皆由表受,及病